

錫尼喇嘛的故事



锡尼喇嘛的故事

道荣 整理

荣·苏赫 译

I297
25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呼和浩特



果榮臨前景正，集野味參來親，辛〇八八一，訊文辛十二圖
 應得同莊，事始个十二出野蓋難顯伏暗的容留謀財，亦同
 出應出款另由，或一去集正，想另許百二出標延“或貴鄉”
 與門降。面見普對味火一第次貴貴定一益吳姓。選出父業與
 次休又，中野姓的寄主。由寄臨本選一益聯聯吳家聯聯由
 延在聯聯吳投更普對干野丁次，相同。事始个四出候好推了
 。對簡由稱陳臥醫丁成醫中吳州出，事始
 个十四出野蓋來時映出，事始个四十二出獵出有臨古原
 始个百一出的景正，集野味景映出，点一參半一吳姓，事始
 事吳姓。對事的聯聯書一吳野不聯不姓。一益位四吳姓，事
 推重，世人亦不強口人老同用法呼人事能參聯，辛參十二圖
 前，訊文吳聯不肉聯聯，或因得出強日事始延延野蓋集聯
 世引以去聯只幹工出野蓋，集野推重。此收聯只前日引
 再次休吳次肉同相聯聯出古應門吳姓。次休相聯再，許
 。對工普對由選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商都县印刷厂印刷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89·350 每册: 0.70元

前言

鄂尔多斯“独贵龙”运动的著名领导人锡尼喇嘛（1866—1929），是内蒙古现代革命史上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所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和建立的革命功绩，不但已载入史册，而且在民间广为流传。本书的二十四篇故事就是从鄂尔多斯草原的牧民群众中搜集整理而成的。

“独贵龙”运动，是蒙古族人民自己创造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革命斗争形式，它不但具有反映牧民愿望的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斗争的目的、方向和内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锡尼喇嘛在乌审旗领导的新“独贵龙”运动后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得到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工作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从而把“独贵龙”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锡尼喇嘛在其革命的一生中，曾先后与外国侵略者、国民党军阀、封建王公贵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他率领“独贵龙”革命武装，不断粉碎陕北军阀井岳秀和伊克昭盟封建王公的反革命进攻，赶走了世袭的乌审旗王爷，惩办了福晋夫人、章京、梅林、台吉等许多作恶多端的王公贵族，在乌审旗废除了封建王公统治制度，首次建立了代表牧民群众利益的人民政权。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他又实行了一系列

减轻人民负担的革命措施，受到广大牧民群众的拥护和赞扬。

被誉为牧民群众革命斗争摇篮的鄂尔多斯“独贵龙”运动以及以锡尼喇嘛为首的革命勇士们所建立的英雄业绩，深深地铭刻在内蒙古人民的心里；关于“独贵龙”运动和锡尼喇嘛的传说故事，也广泛地流传在人民中间。为人民的自由幸福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和他们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被后人称颂。正如一首民歌唱的那样：

革命英雄出豪杰——土革命英雄蒙古英雄，
在那巍峨的高山之巅，
美丽的鲜花含苞开放。
人民英雄建立的功勋，
永世千载被人民歌唱。
在那茫茫的森林上空，
矫健的雄鹰展翅飞翔。
人民英雄建立的功勋，
如同鲜花百世流芳。

道策尔

一九八〇年于呼和浩特

目 录

前言		
乌力吉吉尔嘎拉学认字		(1)
法官是窃贼		(6)
小伙夫当笔帖式		(10)
“锡尼喇嘛”的由来		(17)
惩办“黄毛福晋”		(22)
气死达拉特王		(27)
“用鼻子出气”和“用嘴出气”		(39)
营救锡尼喇嘛		(42)
送了汤羊，挨了耳光		(48)
火烧洋喇嘛庙		(52)
“吁吁官其格”和拐子大喇嘛		(59)
乌力吉德力格尔台吉的胃口		(64)
一封盖印章的信		(68)
叛徒的奖赏		(72)
“公文”		(78)
“上边”就是劳动人民！		(81)
不动群众一草一木		(84)
“多好的队伍哇！”		(87)
驴的破绽在蹄子上		(90)

佛爷的慧眼.....	(93)
“独贵龙”的枪子儿有眼睛.....	(97)
借子弹.....	(102)
芒哈图战斗.....	(108)
清除奸细.....	(113)

附录

鄂尔多斯革命歌谣.....	(117)
锡尼喇嘛简传.....	(128)
译后记.....	(147)
(17)	来由的“和喇嘛”
(22)	“晋爵手黄”依级
(27)	王俄达衣匠
(30)	“产出翻田”时“产出千累田”
(42)	和喇嘛修书
(44)	光耳丁娃，羊哥丁娃
(52)	亩和喇嘛游火
(55)	和喇嘛太子时味“落其官刊刊”
(64)	口胃的吉合尔辞代蒙古代品
(68)	音的章甲盖读一
(72)	黄美的我读
(78)	“文公”
(81)	！男人挺装县做“改土”
(84)	木一草一食福感不
(78)	“！却丑的的改多”
(90)	土干福吉县知读的

乌力吉吉尔嘎拉学认字

俗话说：老牛生下来拉车，穷人生下来当差。

一天，乌审旗衙门给特莫图苏木^①下了一道公文，要苏木章京^②立即派一名阿勒巴图^③去衙门当伙夫。扎勒根柴登劳赖台吉^④的阿勒巴图瓦其尔的三儿子乌力吉吉尔嘎拉，摊上了这次差役。

乌力吉吉尔嘎拉家祖祖辈辈都是阿勒巴图，全家大小出力流汗，为巴彦^⑤放牧牲畜，夏天喝的是酸奶水，冬天穿的是烂羊皮。十五岁的乌力吉吉尔嘎拉虽然还是个孩子，就已经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被抓了差役，全家的生活就会更困难。可是，衙门的差役是不能耽误的。没有办法，小乌力吉吉尔嘎拉含着眼泪告别了年老的额吉^⑥，离开了破旧的毡房，走上了进鬼门关、下活地狱的路。

来到旗衙门的第二天早晨，他就被王府管家的皮鞭抽醒，赶下了伙房。从此，乌力吉吉尔嘎拉每天早早晚晚为衙门的诺彦^⑦们准备丰盛的茶点，蒸煮肥美的肉食，烧火、拉水、打柴、扫院，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没过多久，他的肩头磨破了，脚掌扎烂了，手冻裂了，脸烫伤了。更使人不能忍受的是衙门上下官员对他的欺侮凌辱。

乌力吉吉尔嘎拉从小就是一只坚强的鹰。繁重的劳役没

有把他压倒，诸彦们的欺辱也没有使他屈服，他要和那些站在他头上的人比比高低。他慢慢地产生了读书认字的想法，不知不觉地就悄悄学习起来。王府中识字的人多，凡是能够请教的人，他就去问。衙门里书籍多，凡是别人不要的破书、作废的公文，他都收藏起来，翻来覆去地念。

衙门里的笔帖式^⑥先生们看到乌力吉吉尔嘎拉读书写字，都来取笑他，有的说：“你的手连自己的屁股都摸不着，还想摸老天爷呢！”有的说：“奴隶笔帖式先生，你就拿烧火棍当笔，在黑铁锅上写字吧！”说着把他的头硬摀在灶火口上，让穿出的红火苗燎他的头发，滋滋地冒烟。

面对这些讽刺、嘲笑，乌力吉吉尔嘎拉不但没有灰心丧气，读书认字的决心反而更大了。每次到沙窝子里背柴，他总是捡一根柴棍当作笔，把大得无边的白沙垞子当作纸，不停地写他学过的蒙文字、词，写他看到想到的东西。



有一天，乌力吉吉尔嘎拉又去打柴。他一蹬上旗衙门前面的沙坨子，就高兴地写起来，一口气写出了一首长诗。事不凑巧，正好这一天旗衙门的管旗章京热德那巴斯尔吃饱饭来到沙坨子上散心消食，一眼就看见了乌力吉吉尔嘎拉写在沙坨子上的那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热德那巴斯尔章京，
是罗睺星下凡的害人精。
他勾结拉布哈梅林^⑧，
念黑经祈祷灾难降临。
他串通哈尔哈扎兰^⑨，
饱餐了贿赂的金银。
他抓来穷人的孩子，
奴役，鞭打，蹂躏。
他出卖自己的灵魂，
空虚无知，傲慢骄横。
他给别人尝尽苦难，
惩罚一定会降到他自己的头顶！

热德那巴斯尔看完诗，气得浑身发抖，活象一头三九天发疯的公骆驼，唾沫横飞；又象一头要顶架的老牦牛，眼珠子都要崩出来了。他连连喊叫“快来人”，指天画地地骂道：

“谁这样不尊重学问经言，竟敢用神圣的文字当儿戏，在地上乱写乱画？”

衙门的管家象狗一样摇头摆尾跑过来，跪下禀告道：

“这一定是那个小伙夫乌力吉吉尔嘎拉干的！只有这个穷小子缺乏教养，不懂礼仪，天天在地上乱写乱画。”

热德那巴斯尔章京听后，立即下令让把小伙夫找来。手下的爪牙们赶忙四处去找。乌力吉吉尔嘎拉连背上的柴还没有放下，就被推推搡搡地带上了沙坨子。

章京问道：“沙坨子上的那些字是你写的吗？”

“是。”乌力吉吉尔嘎拉回答。

章京听了以后，更来气了，说：“神圣的文字是在地上写着玩的吗？”

乌力吉吉尔嘎拉不慌不忙地答道：“我没有笔和纸，只能用柴棍把字写在沙坨子上。”

这时，管家为讨好章京，对乌力吉吉尔嘎拉骂道：“天底下有这么长的字吗？多大的纸能放得下你写的这些字？还不快把你写的念给章京老爷听！”

“扎！”乌力吉吉尔嘎拉答应着念起来。

热德那巴斯尔章京害怕诗念出来，在众人面前丢脸，又着急，又恼火，反手猛地在管家的瘦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骂道：

“谁叫你多嘴？滚！”

转过身来，热德那巴斯尔章京望着乌力吉吉尔嘎拉，咧着嘴不知说什么好，失口冒出一句：

“你这小子倒挺聪明啊！今后有空闲时间就读书写字吧！”说着，溜进了王府。

注：①苏木——清代蒙古地区旗里的行政单位。

②章京——满语，蒙古各旗衙门次于王、协理的官职。苏木

章京，即佐領。

③阿勒巴图——蒙语，原意为贡民，是贵族的属人，蒙古封建社会的基本群众。

④台吉——蒙语，历史上蒙古贵族的称号，在王、贝勒、贝子之下。

⑤巴彥——蒙語，有大量牲畜、錢財的人。

⑥额吉——蒙语，即妈妈。

⑦诺彦——蒙语，官。

⑧笔贴式——官名。清代在各衙署中设置的低级官员，掌管翻译、奏章文书。

⑨梅林——蒙语，清代蒙古各旗官职名，在章京之下。

⑩扎兰——蒙语，清代蒙古各旗官职名，在梅林之下。

乌审旗图克公社八十五岁的旺钦口述（1960年）

法官是窃贼

乌力吉吉尔嘎拉被抓到衙门当伙夫以后，不分昼夜地忙碌，不是给章京煮茶，就是给扎兰烧水，稍有一点不能使诸彦们满意，就要被斥责、打骂。尽管这样忙得脚不沾地，伙房里烧的柴禾还得他亲自去打，亲自去背。

有一次，乌力吉吉尔嘎拉去沙窝子里背自己砍倒的干柳条子，发现砍下的柳条子一多半不见了。他想，这一定是我们的伙伴中有谁缺烧的，先把我的背走了。但是后来发现，他砍倒的干柳条子经常丢失，心里就怀疑起来：我们的穷哥们是绝不会干出这样丢脸的事的，这肯定是王府里哪一个缺德的家伙干的。好吧，你等着！我一定要把你这一只脏手抓住，让你当众丢人出丑！想罢，他背上剩下的干柳条子，提起锋利的砍柴刀，走上返回的路。在路上，他一边走一边看着手中的砍柴刀，脑子里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回到伙房，放下柴禾，他悄悄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在砍柴刀的刀刃上磕出了一个豁口。

第二天，^⑥乌力吉吉尔嘎拉就带着这把有豁口的砍柴刀去砍柴，而且专挑着砍那些粗柳条子。砍倒后，整整齐齐地捆好，方方正正地堆起来，为的是那个窃贼来偷的时候连腰都不用弯，一下子就可以背走。果然不出所料，没过两天，他

堆起来的干柳条子全被偷走了。

狐狸钻进了圈套，被抓的时候就到了。乌力吉吉尔嘎拉来到旗衙门的高墙大院中间，一户一户查看每个诺彦门前堆着的干柳条子，发现衙门司法官门前象山一样高的柳条垛，正是他丢失的那些柳条子。他没有打草，也没有惊蛇，不动声色地回到伙房，和其他伙夫商量，联名写了一封告状的呈子，控告衙门司法官盗窃柳条，直接送到了旗署衙门。

一个小小的伙夫，胆敢控告旗衙门的司法官是窃贼，这还了得！旗里的诺彦们听到这件事，就象狂风吹在沙坨子上，呼地掀起了一片黄尘。有的吹胡子，有的瞪眼睛，有的拍桌子，有的打板凳，七嘴八舌，乱成一团。最后，他们推选出—一个能说会道的诺彦，来审理这个案子。

这位被推举出来的审判官，摆出一副青天老爷的架势，威风凛凛地坐在审判桌上，不传被告，反而先审起了原告。他把桌子一拍，大声喝道：

“不守规矩的臭伙夫，不识自己下贱身份的穷鬼，你敢冒犯五位章京、十位扎兰的神威大权吗？把黑蟒皮鞭拿来，准备过堂！”

在阴森森的审判庭上，在吃人的皮鞭面前，乌力吉吉尔嘎拉一点没有胆怯害怕，理直气壮地答道：

“扎，诺彦！我虽是个穷伙夫，但不是为了讨饭吃走进衙门府的；我是被你们抓来当差受苦的。我要是认不出自己砍下的柳条子，怎么敢向衙门告状呢？眼睛锐利的诺彦，您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就请去当场看一看吧！”

审判官望着这个连一根畜毛也没有的穷人，轻蔑地问道：

“难道说你割的柳条子上面能打什么耳记①吗？”法官话音刚落，坐在旁边的众诺彦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乌力吉吉尔嘎拉毫不示弱，冷静地回答说：“诺彦老爷们，因为这是烧火的柴禾，当然不能打耳记。可是在司法官偷的那些柳条子上面，我确实做过自己的记号！”

审判官诺彦看到用言词审不倒对方，就对坐在一旁的几个官员说：

“走，咱们去看看再说。要是他撒谎，回来往死里打！”

说着站起来，去检查司法官门前的柳条子。

当众诺彦来到司法官门前的柴禾垛时，乌力吉吉尔嘎拉的同伴们也正好赶到了那里。审判官指着柴禾垛说：

“沙窝子里长的柳条子都是一样的根儿，一样的梢儿，你割的柳条子记号在哪里？请让我们看看吧！”

乌力吉吉尔嘎拉心中有数，稳步上前，伸手从柴垛上拽下一捆粗柳条，说道：

“诺彦老爷明鉴！我的砍柴刀刃上是有豁口的，所以割下来的根上都有一条鼓肚。法官老爷明亮的眼睛大概不会把鼓肚认作凹槽吧！”

说着他把柳条的根子举到了审判官的眼皮底下。

这时，站在旁边的伙夫们递上那把有豁口的柴刀，豁口和鼓肚对在一起，正好相合。在铁的事实面前，审判官张口结舌，无言可答。众诺彦也都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说不出话来。

告状的伙夫们上前齐声说道：“诺彦，这柳条子确实确实是乌力吉吉尔嘎拉砍下的。他砍的柳条子，就是在漆黑的

夜里我们也能认得出来！”

看见审判官和众诺彦想溜走，乌力吉吉尔嘎拉赶紧上前说：

“英明的诺彦，您的黑皮鞭子是应该抽在当窃贼的司法官身上呢，还是应该抽在抓住窃贼的穷伙夫身上呢？请您公正地判决吧！”

听了乌力吉吉尔嘎拉的追问，半天说不出话的审判官一下子恼怒起来，象狼嚎一样吼道：

“不许胡说八道！被偷的柳条子找到了，已经便宜了你。你们还嚷嚷些甚么？”

乌力吉吉尔嘎拉忙说道：“扎，诺彦！司法官偷的柳条子，是尊敬的诺彦您帮我找到的。为报达老爷的恩情，我回去一定熬一锅香奶茶，把头一碗献给您喝！”

说完，他和同伴们立刻动手，把司法官偷来的柳条子一根不剩地扛在肩上，说说笑笑地回去了。

聚集在司法官门前看热闹的人们，都捧腹大笑，笑得直不起腰来。那位被推举出来的审判官诺彦，羞得脸红到了耳朵根子，恨不得一下钻入地缝。陪审的诺彦们也都象狗似的夹着尾巴，一个个从人群中溜进衙门里去了。

注：①在牧区，牲畜的所有者都要在自己牲畜的身上打上特殊的印记，以便区分认领。羊的印记一般是打在耳朵上，叫耳记。

乌审旗图克公社哈斯毕力格图口述（1960年）

小伙夫当笔帖式

早先，在鄂尔多斯发生过这样一件丑事。按照朝廷的规矩，伊克昭盟的大王要由鄂尔多斯七个旗的王爷按预先排好的顺序轮流担任。轮流的办法是，担任大王的那个旗的王爷死了，大王的职位就由下一个旗的王爷继任。我们讲的这件丑事发生的时候，担任大王的正是杭锦旗的王爷。

有一天，杭锦旗王爺突然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不久就一命归天了。杭锦旗的王爺死后，按顺序应该轮到乌审旗的王爺继承大王的宝座。但是，杭锦旗的官员们实在舍不得把做大王优厚的饷银、名目繁多的税收、明来暗往的贿赂，转手交给乌审王爺，就串通小王爺，把大王“驾崩”的消息整整压了五年，没让朝廷知道。在这五年里，他们把大王的饷银、税收和种种外财，按照章京、扎兰、台吉的等级，全部分脏吞吃了。俗话说：狗和狗相咬是为了骨头，官和官相争是为了钱财。杭锦旗的官员之间，因分脏不均吵了起来，你说我多吃了，我说你多拿了，互相越吵越厉害。

吵来吵去，隐藏的秘密给露出去了。杭锦旗的官员们一看事情已经露了馅儿，没有办法，只好决定把大王的印绶转交给乌审王。